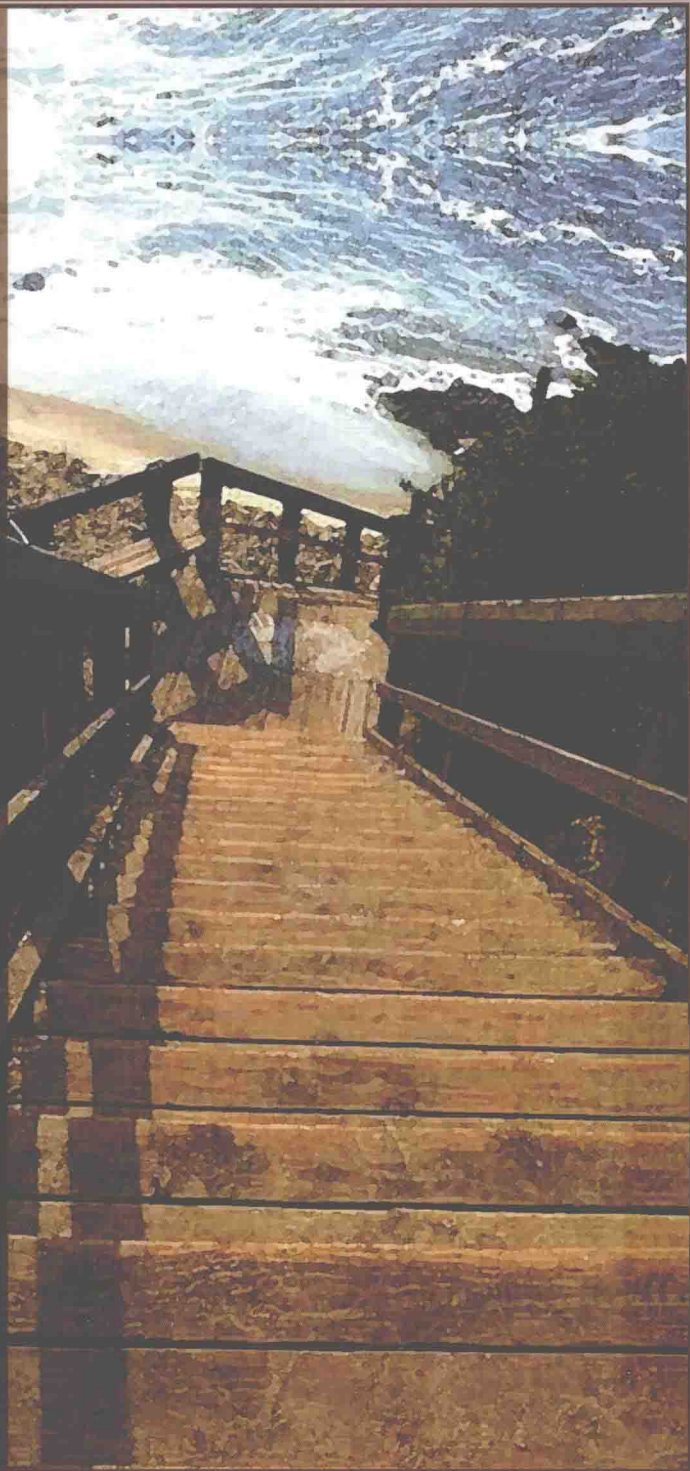


我的菩提路 (二)

Cheng-Yi Kuo, et al.
郭正益等◎著



正智出版社

我的菩提路

第二輯

郭正益等人合著

王治平
敬贈

ISBN 978-986-6431-07-4

我的菩提路 第二輯／郭正益等合著。 —初版—

臺北市：正智，2010.03

冊； 公分

ISBN 978-986-6431-07-4 (平裝)

1.佛教修持

225.87

99004152

我的菩提路

—第二輯—

著述者：郭正益等人

校對：章乃均 陳介源 蔡禮政 傅素嫻 王美伶
出版者：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台北郵政73-151號信箱

電話：〇一一二八三二七四九 28316727

傳真：〇一一二八三四八二二

郵政劃撥帳號：一九〇六八二四一

出版執照：行政院新聞局

局版北市業字第1016號

總經銷：飛鴻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231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501-9號2樓

電話：〇一一八二一八六六八八（五線代表號）

傳真：〇一一八二一八六四五八 82186459

初版：公元二〇一〇年三月底二千冊

初版二刷：公元二〇一〇年四月廿日一萬冊

成本價：二五〇元 《有著作權 不可翻印》

佛法是具體可證的，三乘菩提也都是可以親證的義學，並非不可證的思
想、玄學或哲學。而三乘菩提的實證，都要依第八識如來藏的實存及常住不
壞性，才能成立；否則二乘無學聖者所證的無餘涅槃即不免成爲斷滅空，而
大乘菩薩所證的佛菩提道即成爲不可實證之戲論。如來藏心常住於一切有情
五蘊之中，光明顯耀而不曾有絲毫遮隱；但因無明遮障的緣故，所以無法證
得；只要親隨真善知識建立正知正見，並且習得參禪功夫以及努力修集福德
以後，親證如來藏而發起實相般若勝妙智慧，是指日可待的事。古來中國禪
宗祖師的勝妙智慧，全都藉由參禪證得第八識如來藏而發起；佛世迴心大乘
的阿羅漢們能成爲實義菩薩，也都是緣於實證如來藏才能發起實相般若勝妙
智慧。如今這種勝妙智慧的實證法門，已經重現於台灣寶地，有大心的學佛
人，當思自身是否願意空來人間一世而學無所成？或應奮起求證而成爲實義
菩薩，頓超二乘無學及大乘凡夫之位？然後行所當爲，亦行於所不當爲，則
不唐生一世也。

如聖教所言，成佛之道以親證阿賴耶識心體（如來藏）爲因，《華嚴經》亦說證得阿賴耶識者獲得本覺智，則可證實：證得阿賴耶識者方是大乘宗門之開悟者，方是大乘佛菩提之真見道者。經中、論中又說：證得阿賴耶識而轉依識上所顯真實性、如如性，能安忍而不退失者即是證真如，即是大乘賢聖，在二乘法解脫道中至少爲初果聖人。由此聖教，當知親證阿賴耶識而確認不疑時即是開悟真見道也；除此以外，別無大乘宗門之真見道。若別以他法作爲大乘見道者，或堅執離念靈知亦是實相心者（堅持意識覺知心離念時亦可作爲明心見道者），則成爲實相般若之見道內涵有多種，則成爲實相有多種，則違實相絕待之聖教也！故知宗門之悟唯有一種：親證第八識如來藏而轉依如來藏所顯真如性，除此別無悟處。此理正真，放諸往世、後世亦皆準，無人能否定之，則堅持離念靈知意識心是真心者，其言誠屬妄語也。

——平實導師

平實導師 序

正覺同修會諸同修們證悟的事實，藉由《我的菩提路》第一輯披露以後，引生台灣與大陸某些自稱證悟者的仿效，也開始舉辦四天三夜的禪三了；並且也有部分人自稱是早期被平實印證而離開同修會的人，也在舉辦共修及引導他人開悟；這些自稱「開悟」的人之中，有一貫道的點傳師，也有佛門中的法師、居士，各個都自稱是平實早期弘法時的得法弟子，但都不與平實往來而且處處保密，深恐平實知之。然而當本會近年證悟者偶有因緣相遇時，甫問雲門胡餅之意，彼等悉皆不能了知；亦有被已離同修會之法師印證為悟之法師，從大陸遠來台灣聽平實演述《金剛經宗通》時，竟然聞之不解。如是光怪陸離之事，不一而足，顯見仿冒之舉歷久彌新，永遠存在，非唯一端；由是誤導學人同得大妄語業，其過豈謂小哉！由此一斑，可以證明親近依止真善知識之重要性。

復次，《我的菩提路》第一輯出版以後，證實佛菩提的見道——明心證悟——並非絕無可能，即使末法時代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衡之於正覺同修會中，每年

都有人繼續證悟明心，發起實相般若，法界實相之義趣了然於心；此亦證明法界實相永恆不變之事實，追溯於二千五百餘年前的釋尊妙法，迥然無異，何曾有絲毫演變之處？然而像法之際，聲聞凡夫僧之間廣作思惟臆測而欲了知菩薩之所證，故有聲聞法上座部演化分裂所成的部派佛教諸派之間，全憑思惟臆測而演述大乘佛法，致有表相上之流變而有清辨、佛護、安惠……等聲聞法中之凡夫僧，廣造邪論謬說大乘法；都屬聲聞凡夫僧對大乘佛法之臆測妄說現象，並非菩薩們所弘傳之大乘佛法有所演變。彼等古時諸聲聞凡夫僧，尚且不能了知自身聲聞法之解脫道義理，竟然以蠡測海，以邪見妄弘大乘佛菩提道妙義，故有種種謬論問世流傳至今，復被收入大藏經中貽誤後人。

復有天竺密宗擅稱繼承龍樹中道妙理，將實相般若中道之觀行命名爲中觀，納入其密宗法義中，謊稱彼等已於顯教妙理有所實證，然後宗本於密宗之男女雙修無上瑜伽（樂空雙運）外道法，將彼意識貪淫境界高推爲遠勝於釋尊之報身佛境界，佛護、月稱、寂天、阿底峽、蓮花生、宗喀巴等人即此流類。至於近代崛起之印順法師，則是主動繼承西藏密宗祖師宗喀巴六識論邪見之愚人，與彼等古人同墮聲聞凡夫臆想思惟之中，不離斷常二見；乃取材於聲聞法

分裂而成之部派佛教聲聞凡夫僧之弘法記錄以爲憑據，並將大乘菩薩弘法記錄及所說八識論法義扭曲爲聲聞凡夫僧所主張之六識論，著書妄言古今大乘佛法有所演變。然平實於正覺同修會弘法之過程中，一一舉證古今眞悟菩薩所弘佛菩提道妙義從未演變之事實，令印順在世之時不能置一言以辯，亦令印順門人同皆不能著文回辯。可以預言者，謂其門人現在如是，未來亦將如是；唯除不愛惜羽毛者，方能爲文妄言而不考慮正覺同修會中諸多金毛獅子加以辨正。

法界實相唯一，是故古今一切眞悟之人所悟內涵，必定永遠如一而不可能有所演變；古時如是，無量劫以來之諸佛如是，未來之無量佛出世時亦將如是。是故佛法流傳過程中有所演變之說，皆是誤將解脫道錯認爲佛菩提道之聲聞凡夫僧之妄言，永遠不符大乘眞悟菩薩弘法之歷史事實，亦永遠不符法界實相。若有人妄言佛法之流傳演變是增上進步者，必知其考證時取材不當，完全不符合文獻學取材之原則。若有人如是考證立論後，自稱其取材完全符合文獻學之取材原則，宣稱其考證爲實，主張佛法確實有所演變而認定大乘諸經非佛說者，則其所言必然是在指控釋尊尙未成佛，是故後代佛弟子所造經典可以遠勝於釋尊所說之理。然而成佛時即是法界實相之究竟證，後代弟子們都尙未成佛，

乃至證悟後都遠遜於諸等覺菩薩，竟言有智能造大乘諸經？而諸大乘經典卻又遠勝於四阿含諸經，寧有斯理？若釋尊所證之法界實相是唯一無二的，後代弟子所證法界實相又可以異於釋尊，豈非法界實相有二、有三？方能更勝於釋尊之所證。抑或顯示彼等諸人是在指控釋尊僅僅是明心見性而未入地、尚未成佛？而言後代弟子「所造」經典法義遠勝釋尊？彼等主張大乘非佛說者，有如是太過；若依實相繼續質疑衍生者，其矛盾現象必然無量無邊，難以盡述。

深究此等主張「大乘非佛說、佛法真義流傳有所演變」等聲聞凡夫僧之所說，有無邊過失而不曾自覺者，皆坐於信受六識論所致。由於堅持六識論邪見，必然不通大乘諸經，亦且誤會四阿含正理，於是橫生邪見而無法實證二乘菩提，更不可能實證大乘菩提。如是諸人，先已否定涅槃本際第八識，甫閱四阿含聖教所說「入無餘涅槃時五蘊十八界俱滅無餘」，恐懼墮於斷滅空，於是對外法所攝之五陰斷滅無餘之聖教滋生恐懼，成為阿含所說「於外有恐懼」之常見凡夫，則不願滅盡五陰十八界以成就涅槃；乃於應滅盡五蘊十八界之正理中，別立意識細心常住說，建立為無餘涅槃中之本際識；由此返墜常見外道邪解中，死後必再受生，不得了生脫死。亦有確信五陰十八界必須滅盡方為真實涅槃者，但

因心中懷疑：釋尊所說無餘涅槃中尚有本際識獨存，故非斷滅；而我不能證得此識，世尊之說是否屬實？心中不得決定，阿含中名之爲「於內有恐怖」者，如是類人亦不能真斷我見。釋尊於阿含諸經中說此二類人不能斷我見，永屬聲聞法中之凡夫僧，彼清辨、佛護、月稱、安惠、般若趣多、寂天、阿底峽等，皆此流類；至於蓮花生、宗喀巴、印順、達賴……等，皆屬此類之末流，尚不能斷我見，悖於四阿含聲聞解脫道，遑論親證法界實相大乘智慧而符佛菩提道？

今究其實，部派佛教各派既是由聲聞法中分裂而出者，所學唯是聲聞法而未實證聲聞法；是故不論彼等後來由清辨一脈發展爲自續派中觀，或者後來由佛護一脈發展爲應成派中觀，皆不離六識論之凡夫見解，同以六識論爲其教義基準而研究大乘菩提，亦同以聲聞解脫道而研究大乘菩提；連自家聲聞解脫道之斷我見智慧尙未能證，焉有實證大乘佛菩提道之可能？是故彼二派中觀師所說，一向不離我見，異於四阿含所載聲聞解脫道之真義，亦從來異於大乘佛法；故彼等眾人冒稱大乘僧而各造大乘論，皆無實義。至於大乘佛教之實證者，從來外於聲聞部派佛教等臆測佛法者，始終一脈相傳而綿延遞傳至今；亦皆同證第八識如來藏，古今如一，法無異味，從無演變可言。此乃事實，徵之於釋尊、

彌勒、無著、世親、戒賢（正法藏）、玄奘、窺基、達摩、靈祐、克勤、大慧、篤補巴、多羅那他……乃至今時正覺同修會中諸實證者，同皆親證第八識如來藏阿賴耶識，古今無異，何曾有絲毫演變？是故，邪見之害人者，古今無異而綿延不斷，謂六識論也。一切修學聲聞菩提者，若不能認同八識論佛法，求斷我見終無可能；一生辛勤修學，終究徒勞而不能斷三縛結。一切修學佛菩提而參禪以求大乘見道者，若堅持六識論邪見，一生精進參禪之後絕無真悟之可能；必然抱憾而終，或墜入意識境界自以為悟，成就大妄語業；欲冀真悟實相而通般若，終無可能。當代一切禪宗大師與學人，於此皆應注意。

《我的菩提路》第一輯出版時，恰逢正覺祖師堂建設完成，於今已歷二年餘；於此期間所辦禪三精進共修，皆於正覺祖師堂行之，並維持每年春秋二季禪三各二梯次；由此緣故，正覺同修會中每年仍有不少會眾陸續證悟。今再蒐集諸同修之見道報告，益以七年來首次復有見性者之見性報告一篇附中，以饗當代及後世禪和；冀能見賢思齊，勇發菩薩大心，同求入道而護正法。

佛子 平實 謹序

公元二〇〇九年小雪 誌於竹桂山居

目

次

平實導師	序	序	0	1
第一篇：郭正益老師			0	0 1
第二篇：張瓊文居士			0	4 3
第三篇：周明玉居士			0	4 8
第四篇：柯吉村老師			0	5 3
第五篇：林普仁老師			0	6 7
第六篇：溫鴻儒居士			0	7 7
第七篇：蘇富吉居士			0	9 4
第八篇：朱秀玲居士			1	0 4
第九篇：林榮翔居士			1	1 3
第十篇：謝德清居士			1	2 3

第十一篇：唐紅興居士……………	1	4	4
第十二篇：東山閑居士……………	1	5	5
第十三篇：趙玲子老師……………	1	8	1
第十四篇：葉洪居士……………	1	9	9
第十五篇：謝子晴居士……………	2	1	1
第十六篇：張泰昌居士……………	2	2	1
第十七篇：王美伶居士……………	2	4	4
第十八篇：王美俐居士……………	2	7	0
第十九篇：張志成居士……………	2	8	9
第二十篇：黃惠枝老師……………	3	6	4
第二十一篇：黃惠枝老師（眼見佛性報告）……………	3	7	2

《我的菩提路》

——第二輯

見道報告——十天等於一生

——郭正益——

南無本師 釋迦牟尼佛

南無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

南無十方三世一切諸佛

南無一切菩薩摩訶薩

南無平實菩薩摩訶薩

從小時候，便喜歡接觸宗教和忠孝、道德、節義的書籍；夜見星空，不禁自問：生死的根源以及死後是什麼？這宇宙有盡無盡？後來便常在廟宇佛寺拿結緣的善書佛書閱讀，知道了各大宗教；那時候因為沒有智慧，無法揀擇。

讀中學時，假日在家睡午覺，時常進入一個恐怖的夢境：此生性命已經到了盡頭，心裡生起了一個很強的悔恨，為什麼這生的修學道業都沒有成就？生死根本作不了主，這樣，下回要投胎到哪裡？根本沒辦法通知那一個未來的我——下輩子那個全新的我——要他好好學佛，心中如是悔恨交加！當夢境驚醒過來，冷汗全身，悚覺此生再不修學，如何對得起自己。這個夢境如是伴我一生。

所以一直掛念著要修行，到十八歲左右，深覺古今中外一切哲學智學，無非戲論！自知時間到了，由於地藏王菩薩廣大弘願感召，決定終生信受、修學佛法，發願將所學奉獻社會。便從大學時代開始盡力布施，財施善處至今不絕。於母辭世後，心中傷痛逾恆，想我學佛幾近一生，欲令我母得一善終，也不可得！每思及，痛楚難當，於是更加發心，希望布施迴向救度亡母，於是布施更亟！

對於各個道場，則深有戒心，深覺許多出家眾知見上根本謬誤，對於生死過於輕忽！對於禪宗，既不能保證開悟，我又何必修學！更於坐禪處，上座用功就

頭昏不適，諸護法菩薩護念，令我不入錯誤禪門！然於佛門中禪淨不能融匯，深不滿意！

時閱大德書籍，於聖嚴法師處看到以「虛空粉碎」描述他境界事，心中不以為然。書中又提及他夢境事：山洞裡怎樣、怎樣。看其前後之意，應是自我首肯，這時心中又是一個念頭：「什麼跟什麼嘛！」盡拿夢中幻事更說夢話！更不必提其大妄語事，乃至其法脈傳承如同兒戲！有的人想：「寫得隱諱些，便可掩人耳目。」殊不知明眼人於關節處，一眼看穿！

有一陣子，「我」真的是起了一個疑惑：怎麼導師說的諸師落處，這些不如理作意的地方，「我」怎麼幾乎都知道？後來導師開示，才知意識意根運作時，會把「不以為然」的地方牢牢記住，久時仍不會忘記。原來如此！當時讀到那些閒扯淡，我也不懂，只能放過；但一看到「關節處」，絕不錯失，記得牢牢的！七識敏銳，唯恐錯會，再誤人身；所以仔細，深恐遺漏！多生以來必皆如是恐懼愚師的誤導，所以法感敏銳至此！

在大學圖書館，接觸了大量佛書，印順法師的書籍好多，可是對於他不肯信受「佛陀是永生的」，乃至暗示「阿彌陀佛是波斯太陽神的信仰」，則非常不以為

然，因為以前早已知道：這是外國人的基督徒論點。想他聰明過人，如何不知？所以印象非常深刻！不管是對「大乘佛法的懷疑」、「大乘法性空唯名」的宣說，乃至文辭詭辯「滅相不空」、「佛陀是人們永恆的懷念——已經灰飛煙滅」，這些都讀過，最終覺得：印順法師這個人很奇怪，既不信佛，何必在佛門中出家？

大學旁有一佛教文物中心，其中學佛人聚集，便去幫忙；洪啓嵩老師正在教授禪法，與之隨學；其中洪師提到其閉關，觀行華嚴境界，最後生起困惑，只能破關而出。乃至更說：「試著打我看看。」以示其身體反射動作，以見證其學佛功力。但這兩件事，尤其後者，都讓「我」知道：這個「不盡相關」！

李元松的禪法，也在那時興起，但我無力揀擇，只知道這似乎有點東西：以文字說出來，將人的篤實氣魄躍然紙上！後來李師對於惟覺老和尚不予首肯，認為他這樣開山還是有問題，當下也覺得李師說的話絕對可信。

後接觸宋澤萊居士書籍《被背叛的佛陀》等二書，感覺他是被誤證，於他評論大乘佛法處，本不留意；但他發心將《阿含經》翻成白話文處，則很信受，便因而對大乘佛法一時起疑；幸障不深，很快捨離！往昔二乘業種尚存，雖愛樂大乘，但世上無真能說大乘法者，以致大乘法義難會；而雖一時信受小乘論議，必